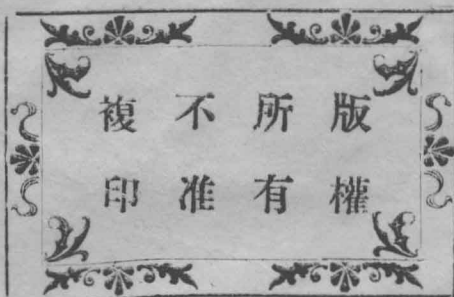


難經編正

下篇

中華民國九年八月出版



編輯者 南通司樹屏

印刷者 南通翰墨林

難經編正下篇

周秦越人撰

南通後學司樹屏建侯編疏

男長齡
汝霖參校

四十一難

此章向誤列於四十六難

四十一難曰、老人臥而不寐、少壯寐而不寤者何也、

然經言少壯者、血氣盛、肌肉滑、氣道通、營衛之行、不失於常、故晝日精、夜不寤也、老人血氣衰、肌肉不滑、營衛之道滯、故晝日不精、夜不寐也、故知老人不得寐也、

四十二難

此章向誤列於四十七難

四十二難曰、人面獨能耐寒者何也、

然人頭者、諸陽之會也、諸陰脉皆至頸胸中而還、獨諸陽脉皆上至頭耳、故令面耐寒也、

四十三難

此章向誤列於四十一難

四十三難曰、肝獨有兩葉、以應何也、

然肝者東方木也、木者春也、萬物之始生、其尙幼小、意無所親、去太陰尙近、離太陽不遠、猶有兩心、故令有兩葉、亦應木葉也、

四十四難

四十四難曰、七衝門何在、

然唇爲飛門、齒爲戶門、會厭爲吸門、胃爲賁門、太倉下口爲幽門、大腸小腸會爲關門、下極爲魄門、故曰七衝門也、

四章薈疏

此承上章長生之盛衰、以別少壯老人之異、夫少壯者、則長生有餘、氣血隆盛、營衛運行滑利、老人長生不足、氣血衰微、營衛運行鈍滯、所以少者晝日精而夜得寐、老者晝日不精、而夜不得寐也、此言營衛氣血之盛衰、而有老少之異、實深明營衛氣血運行一紀、適度與否耳、蓋適度者、與天同度、始寅終丑、日夜

一周大會於肺之謂也、然但言十二經氣血運行之一紀、而營衛相隨氣血循行於十五絡脈、適五十度也、何則、因其不與十二經直行而注臟腑、傍行於十二經脈之外、其道近、其行速、故倍於十二經之四十九度者也、而每度則始於右手之寸口、而終於左手之人迎、亦會於肺、此小會也、夫寸口人迎、統屬於肺、爲脈之都會、而人迎又屬手厥陰心胞、寸口屬手少陽三焦、與肝膽同一氣化、故既會於肺、又會於寸口人迎也、夫通身血脈、無處不周、無刻不運、而血之所以能運者、以肺主一身之氣、朝百脈而司呼吸也、血因氣息、則運行六寸、而周身之血、莫不盡行六寸也、第血主於心、始出其左房、迴入其右房、周行於身、則變爲紫色、受炭氣也、路經氣管、呼氣吹之、紫色乃散、復入右房而出左房、此深明一度之血與肺會、而入右房以出左房、行周一度、再會於肺、而再入右房以出左房、丁老適盧云、血之周行、如念佛數珠、轉動一粒、則粒粒俱轉、然自始至終、必以首粒爲主、而定其數、故定血之度數、必以肺爲主也、是以營衛周行、自

寅至申、行陽則寤、自申至寅、行陰則寐、晝夜各行二十五度、行畢而大會於肺、此爲適度者言也、所以壯者雖勞其筋骨、苦其心志、而精神猶綽有餘裕、夜得鼾睡也、若老人得天獨厚者亦然、故四十二難謂人而獨能耐寒者、以六陽經皆會於頭、爲營衛氣血之樞機、所以營衛氣血往來於經脈、必發軔於少陽也、第六陽經脈皆上至頭、何獨發軔於少陽、因少陽值旺於寅也、既發軔於少陽、則必終於厥陰、以足厥陰值旺於丑、丑與寅遇、乃貞元之會、故知始於足少陽、則必終於足厥陰也、然諸陰脈皆上至胸頸而還、而足厥陰獨上至頭者、何也、蓋少陽爲陽之初、厥陰乃陰之盡、陰盡陽初、即營衛氣血周行之一紀、始於頭面、而又終於頭面也、靈樞經脈篇云、惟足厥陰經獨貫腦、與督脈會於巔、其斯之謂歟、此專爲寅申而言、而未及於巳亥也、所以下章謂肝獨有兩葉者、乃發明巳亥、而表彰兩葉者也、夫肝獨生兩葉者、爲頭心也、一葉包心、一葉貫腦、貫腦者、肝之經脈也、包心者、心之胞絡也、同稱厥陰、同一氣化、而獨取象於肝之

兩葉者、因木運主生、又主長生、非此生生之氣、不足以保障頭心也、蓋頭心乃重要之地、性命攸關、故越人於四十三難之經義、本含有兩種、先明厥陰之巳亥、以接上章少陽之寅申、而爲長生者也、繼明間氣、即辰戌丑未之間氣也、夫萬物初生、尙在幼稚、意無所親、惟去太陰尙近、離太陽不遠、即指間氣之間於頭心也、謂猶有兩心、非謂真有兩心也、乃深明頭心並重、頭猶心也、故令有兩葉者、乃間氣之間於頭心、亦應於肝之兩葉、亦應木葉者、間氣亦應木葉也、蓋所謂間氣者、間隔也、間隔其陰陽、不使混合、清濁自有攸歸、如天之四間、間於四正者也、觀此則兩種意義、亦可恍然悟矣、顧前章論頭此章論心、深明頭心一家也、而頭爲地支之本、心乃天干之根、二者轉旋之準度、與天相應、若時計然、然所以轉旋者、惟恃原氣之升降也、原氣升降、則營衛氣血、莫不隨之升降、行經絡、通陰陽、以轉旋干支之樞機、故營衛五十度、而干支始得一大周也、夫頭本北極、而反加於南政之上者、以便南北交通、子午合德也、坎府之眞鉛藏

焉、原氣寓焉、亦猶南政之君主也、既曰君主、必亦有護衛之臣工、所以足厥陰肝經獨貫於腦、亦猶手厥陰胞絡之護於心也、肝與胞絡、同一厥陰、同一臣工、各衛其主、故一葉包心、一葉貫腦也、蓋兩心之分駐南北、爲神用也、子午位焉、與之卯酉、爲之四正、寅申巳亥、爲之長生、辰戌丑未、爲之四間、故曰人身一小天地也、夫人爲萬物之靈、而靈之所以爲靈者、惟神明也、神明者、位秉南政、總統一身、變化莫測、又必藉資於北極、北極者、寶藏事物、以供南政虛靈之神用、而應萬事者也、然非南北交通、子午合德、則知覺何生、神明何靈、是非何斷、萬事何成哉、故五官樹於北極、聲色臭味之經歷、首先必彙於腦、而能明其爲何聲何色何臭何味者、非腦也、神而明之耳、然神之所以爲神者、乃天地二五之精氣妙合而成也、故天地以神、神我父母、而父母又假天地之神以生我、我既生矣、則父母與我之神、自與天地之神合德矣、所以鼻受天地之氣以養神、口食天地之味以養形、形神既得其養、自然神乎其神矣、蓋天地化生萬物、氣味

寓焉、所以益我之形神也、然必經我之爐竈、而後始能受其益也、爐竈維何、即下章七衝門也、夫七衝門者、乃水穀衝要之地、亦即間氣間隔精麤之地也、水穀自飛門而至魄門、皆有門徑、故謂之門、其義另詳下文、

七衝意義

曰飛門者、兩唇運動、如物之飛、戶門者、獨扇門也、物之大而不得徑入者、必齒而碎之、然後入也、會厭者、咽嗑會合也、厭猶掩也、謂當咽物時、合掩喉嚨、不使食物誤入、以阻氣之呼吸、賁與奔同、謂飲食奔聚於胃、太倉者、胃也、胃之下口爲幽門、謂其居於幽隱之處、與小腸上口相接也、闕者、遮欄也、大小腸會合之處、魄者、肺之藏也、大腸爲肺之腑、故曰魄門、

四十五難

四十五難曰、經言八會者、何也、

然腑會太倉、臟會季脇、筋會陽陵泉、髓會絕骨、血會膈俞、骨會大椎、脉會太淵、氣

會三焦、外一筋直兩乳內也、熱病在內者、取其會之氣穴也、

四十六難

此章向誤列於五十九難

四十六難曰、狂癲之病、何以別之、

然狂之始發、少臥而不飢、自高賢也、自辨智也、自貴倨也、妄笑好歌樂、妄行不休是也、癲病始發、意不樂、直視僵仆、其脉三部、陰陽俱盛是也、

四十七難

此章向誤列於六十難

四十七難曰、頭心之病、有厥痛、有真痛、何謂也、

然手三陽之脉、受風寒伏留而不去者、則名厥頭痛、入連在腦者、名真頭痛、其五臟氣相干、名厥心痛、其痛甚、但在心、手足青者、即名真心痛、其真心痛者、旦發夕死、夕發旦死、

四十八難

此章向誤列於十難

四十八難曰、一脈十變者、何謂也、

然五邪剛柔相逢之意也、假令心脈急甚者、肝邪干心也、臟乘臟心脈微急者、膽邪干小腸也、腑乘腑心脈大甚者、心邪自干心也、邪干本臟心脈微大者、小腸邪自干小腸也、邪干本腑心脈緩甚者、脾邪干心也、臟乘臟心脈微緩者、胃邪干小腸也、腑乘腑心脈瀦甚者、肺邪干心也、臟乘臟心脈微瀦者、大腸邪干小腸也、腑乘腑心脈沉甚者、腎邪干心也、臟乘臟心脈微甚者、膀胱邪干小腸也、腑乘腑五臟各有剛柔邪、故令一脈輒變爲十也、

四章薈疏

此章發明八會者、乃承上章七衝化生之物料、以養血脈骨髓臟腑筋氣也、夫所謂會者、會通也、八會者、乃血脈骨髓等、與八穴會通也、因其會通、故熱病在內、則取其會之氣穴、以鍼法補瀉之也、其病維何、卽下章狂癲頭心痛耳、夫狂癲皆心之病、何見症之不同、殊不知有內傷外感之異、臟腑陰陽之別、癲由內傷七情、陰邪鬱結於心、鬱火內燔不泄、直視僵仆、乃臟病也、則陰脈盛矣、治當

瀉少陰之火而調其血、狂因外感陽邪、結實於胃、胃火熾盛、上衝於心、妄笑好歌、乃腑病也、則陽脈盛矣、治當瀉陽明之火而調其氣、然狂癲雖曰心病、其邪尙在心胞、猶可施治、若犯君主、則無治也、所以下章真心痛、眞頭痛、即邪犯君主、厥心痛、厥頭痛、即邪在厥陰也、夫厥陰木也、君主火也、木生火、故厥陰之包心貫腦、猶母之護子、臣之護君也、若厥陰失衛、邪必陷入君主、素問不云乎、手足青者、即心之母氣絕、而現眞臟之色、又云、心不受邪、受邪則神去而死矣、然頭心之眞痛、又有輕重焉、頭本腑邪上干、心由臟氣相犯、故眞心痛言立死、眞頭痛不言立死也、亦心重於頭也、五邪病發、惟狂癲頭心痛特異、故首先揭出、以起下章諸邪之發病也、故下章謂一脈十變者、乃五邪剛柔相逢而互相乘也、一脈者、舉一心脈爲例、而推五臟、則每臟各有五變、五五二十五變、五腑亦然、合而爲五十變、故一脈變爲十種之問題也、經曰、知其要者、一言而終、不知其要、流散無窮、殆亦此義也夫、

四十九難

四十九難曰有正經自病、有五邪所傷、何以別之、

然言憂愁思慮則傷心、形寒飲冷則傷肺、恚怒氣逆、上而不下則傷肝、飲食勞倦則傷脾、久坐濕地、強力入房則傷腎、是正經自病也、

何謂五邪、

然有中風、有傷暑、有中濕、

舊作飲食勞倦今改正有感燥、

舊無此句今改正有傷

寒、此之謂五邪、

假令心病、何以知中風得之、

然其色當赤、何以言之、肝主色、自入爲青、入心爲赤、入脾爲黃、入肺爲白、入腎爲

黑、肝爲心邪、故知當赤色也、其病身熱、

心脇下滿痛、

肝其脉浮大、

心而弦、肝

何以知傷暑得之、

然當惡臭、何以言之、心主臭、自入爲焦臭、入脾爲香臭、入肝爲臊臭、入腎爲腐臭、

入肺爲腥臭、故知心病傷暑得之、當惡臭也、其病身熱而煩心痛、其脉浮而大、

何以知中濕得之、

舊作飲食勞倦今改正

然當喜苦味也、虛爲不欲食、實爲欲食、何以言之、脾主味、入肝爲酸、入心爲苦、入肺爲辛、入腎爲鹹、自入爲甘、故知脾邪入心、當喜苦味也、其病身熱、心而體重嗜臥、四肢不收、脾其脉浮大、心而緩、

何以知感燥得之、

舊作傷寒今改正

然當譫言妄語、何以言之、肺主聲、入肝爲呼、入心爲言、入脾爲歌、入腎爲呻、自入爲哭、故知肺邪入心、爲譫言妄語也、其病身熱、心洒洒惡寒甚喘咳、肺其脉浮大、心而濇、肺

何以知傷寒得之、

舊作中濕今改正

然當喜汗出不可止、何以言之、腎主液、入肝爲泣、入心爲汗、入脾爲涎、入肺爲涕、自入爲唾、故知腎邪入心、爲汗不可止也、其病身熱、心小腹痛、足脛寒而逆、腎其

脉沉實 腎舊爲濡字今改正 而大 心此五邪之法也

五十難

五十難曰、病有虛邪、有實邪、有賊邪、有微邪、有正邪、何以別之、

然從後來者爲虛邪、從前來者爲實邪、從所不勝來者爲賊邪、從所勝來者爲微邪、邪自病爲正邪、

何以言之、

假令心病、中風得之爲虛邪、木生火傷暑得之爲正邪、火傳火中濕得之爲實邪、

火生土舊作飲食勞倦今改正感燥得之爲微邪、火克金舊作傷寒今補正傷寒

得之爲賊邪、水克火舊作中濕今改正

五十一難

此章向誤列於十三難

五十一難曰、經言七傳者死、間臟者生、何謂也、

然七傳者、傳其所勝也、間臟者、傳其子也、何以言之、假令心病傳肺、肺傳肝、肝傳

脾、脾傳腎、腎傳心、一臟不再傷、故言七傳者死也、間臟者、傳其所生也、假令心病傳脾、脾傳肺、肺傳腎、腎傳肝、肝傳心、是子母相傳、周而復始、如環無端、故言生也、

五十二難

此章同誤列於五十四難

五十二難曰、臟病難治、腑病易治、何謂也、

然臟病所以難治者、傳其所勝也、腑病易治者、傳其子也、與七傳間臟同法也、

四章薈疏

此承上章一脈十變之問題、申明所以十變之理也、故首揭內傷外感以昭虛實、內傷者、七情內傷、正經自病也、外感者、五邪外感、隨虛而向、二者天淵、豈可混哉、然外感五邪之病、亦因正經自病之傷、故邪得湊之而舉發、此正虛於前、邪感於後之定理也、內傷外感既明、必求內傷何臟、外感何邪、故聲色臭味形諸外、寸口人迎形諸內、又兼形諸病於其間、三者合參、則脈變何脈、病變何病、五臟類推、五五二十五證、自然無遺、五腑二十五證、又當以首章脈之微甚辨

之至五十難復明五邪、又有虛實微賊正之別、察其邪所從來、或生或尅、以審將來七傳間臟之變、故下章申明七傳間臟之理、夫七傳者、傳其所勝、間臟者、傳其所生、如心病不傳其所生之脾、而傳其所勝之肺、因肺無佳兒、心無後顧之憂、暢所欲爲、是以嫁禍於肺、而肺又復傳其所勝、傳遍復至於肺而死、因一臟不再傷也、心病傳其所生之脾、而不傳其所勝之肺、因肺有佳兒、足以控制心禍、無隙可乘、故不得不棄肺、而求假道於脾也、脾者心之子、子母相傳、復至於脾、而病自己、謂間臟者、心病傳脾、腎間之也、所以下章因明七傳間臟、臟腑同法、謂臟所以難治者、傳其所勝也、若傳其子、亦易治也、腑所以易治者、傳其子也、若傳其勝、亦難治也、故曰與七傳間臟同法也、云難治者、非不治也、故有下章之法矣、

五十三難

此章向誤列於七十七難

五十三難曰、經言上工治未病、中工治已病、何謂也、